虛舟題跋

虛舟題跋卷七原第十

金壇王澍篛林著

吳興溫純一齋訂

唐顔真卿奉命帖見竹雲本

唐顔真卿郭太保廟碑

此碑書於代宗廣德二年十一月正與論坐書同時是時公年五十六正月除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朔方行營汾晉等六州宣慰使寧

相元載與公不協恐公因使奏對必言其短尋
罷前命但以公撿挍刑部尚書置之閒散故得
從容翰墨而為此碑當時以魯公自書告雍容
朗暢不類魯公平生風格為其晚歲極潑到之
作今觀此碑與自書告畧同而朗暢處更出自
書告上直使人不復思自書告矣碑陰雖無魯
公款然決知亦是魯公書公既已大書其前誰
敢更續貂其後故趙德甫金石錄斷然目為魯

公書書雖非公經意之作然即此尚可函盖徐季海張少悌等數十輩豈直正碑為之高出一切而已

太保卒於元宗天寶三載時令公甫從戎功名未盛後十餘年令公屢立奇勳再造王室至德二年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明年二月始有追贈太保之命又七年當代宗廣德二年令公始為太保立廟當是時僕固懷恩引迴紇㴱入天

子幸陝避狄令公方雪涕勤王刻無寧晷乃萬端拮据中猶能以其舊居爲父立廟忠孝之盛顛沛不忘於戲豈非人倫經紀也歟舊史書太保追封祁國公此碑不書恐是史誤
碑陰書令公歷官與新舊兩史皆同但史畧而不碑詳耳又史稱八子七壻皆爲朝廷重臣而不知令公兄弟九人亦皆貴也碑曰友于著睦譽龍虎者十人言兄弟也兄弟止九而云十者舉

成數也貽厥有光紆青紫者八士言子孫也令
公子姪凡十五人而但云八碑以令公為主故
但言令公之子也
碑立於廣德二年故書令公歷官止於尚書令
按史是年十一月帝以子儀為尚書令子儀以
太宗嘗為此官屢表堅辭荅詔有無待禮成曲
從德讓之語則已允其辭矣既允其辭不宜復
書而碑陰有又拜尚書令之語豈碑立於十一

月當拜命之時詔允緯讓在其後歟

天以郭氏再造唐室靈粹之氣鍾於一門豈惟

令公秉仁蹈義始終為社稷純臣即其子孫無

不世世忠孝自古名臣往往無後獨令公子孫

無復遺議史稱令公子八人壻七人皆朝廷重

臣猶淺之乎知公者矣

唐顏真卿論坐稿

書稱英乂挫思明跋扈之師抗回紇無厭之請

按新史史思明陷洛陽謀掠陳蔡詔英乂統淮南節度兵賦叩陝虢又改陝西節度使而不言其破思明之功及英乂留守東都史稱其無撿御才縱麾下與回紇兵大掠都城並無抗扼回紇之語皆與此書不合當由失書或稱公作書時不免稍有假借為孔子危行言遜之義公於名義所關執論侃侃略不假借豈肯遽於英乂妄推其功如此定之是史者失之耳

三稿祭姪為先告伯父次之論坐寂後祭姪告伯皆在乾元元年公以三月刺蒲州故九月祭姪稱蒲州刺史十月改刺饒州故告伯父稱饒州刺史後七年當代宗廣德二年公乃與定襄有論坐書三稿皆公奇絕之作祭姪奇古豪宕告伯父淵瀾從容至論坐則兼有祭姪告伯兩稿之奇情緒不同書隨以異所以直入神品足為蘭亭後勁也

肰之按竹雲定之本少此二條補錄之

唐顏真卿大字麻姑仙壇記

魯公麻姑仙壇記在江西南城縣有大小二本魯公平生得陶八八刀圭之術雅好攝生故於神仙之事每津津道之如華姑壇元靜先生碑及麻姑記皆其所極矜練書故刻一碑未已又刻一碑既書大字又書小字蓋於此事實親切有味故不憚煩複如此陸放翁謂用羊紂子峴

山故事未為知魯公之深者也觀公死李希烈難後猶有羅浮札書寄小顏邸之事則公之得力於餐霞之術可知特以公忠義貫日月勲業蓋天地故不復以此為公異耳公之作此書蓋已退筆曰其執而用之轉益勁健進乎自然此其所以神也碑不知毀自何年吴文正公云麻姑碑在吾鄉舊為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寖失其真嗚呼豈書到妙來雖天帝亦復忌之耶

碑書於大歷六年四月公時年六十有三顏公
書碑必稱官伐獨此碑僅書名姓按公以大歷
三年除撫州刺史六年閏三月臨川代到七年
九月至東京始除湖州刺史則六年四月公雖
未去撫州而已不復刺撫故不稱撫州刺史也
昔羲之事五斗米道自下稱民謝安石亦自稱
道民公作此碑時蹔得解組心便翛然濁世浮
塵不復一毫羈絆區區官伐脫然何有既不外

張亦無自貶與王謝風規固有同塗異轍矣

顏公作書體合篆籀不肯一筆出入此碑獨不然來字豎蓬萊字皆書作来既而自覺其誤復改從來閒字篆法門中從月徐鍇曰夫門夜閉閉而見月光是有閒隙也無從日字者碑書閒字作日乃是俗字後來人閒字從日誤從此始小字刻覆本不可一二數大字本絕少十五年前曾見一本於京師為義門何太史所藏欲從

借摸不可得也今年五月初新建裘魯青從歸安鄭芷畦借得一本寄余以其難見絶人事精摸一本然後還之

唐顔真卿小字麻姑仙壇記

趙德甫金石錄謂小字本世亦以為魯公書驗其筆法殊不類故陳正字無已謂余嘗見黃魯直言慶歷中一學佛者所書魯直猶能道其姓名無已不能記也而歐陽公集古錄言此記道

勁緊結尤為精悍把玩久之筆畫巨細皆有法
度愈看愈佳然後知非魯公不能書也陸放翁
亦云魯公麻姑仙壇記有大小二本通志金石
略載魯公書亦有小字麻姑仙壇記元柳待制
道傳云麻姑壇碑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
焚燬山中雖重刻無復當時筆意則小字本當
時已燬今世所云皆覆刻本形模雖是神彩頓
殊矣余所得猶是南城元本為新建裘魯青所

遺以較大字精神結構無毫髮異惟見鞭著經
背作具鞭疊字皆作〻為小異耳
顏魯公書大者無過中興頌小者無過麻姑壇
然大小雖殊精神結構無毫髮異熟玩久之知
中興非大麻姑非小則於顏書思過半矣

唐顏真卿宋廣平碑并碑側記見竹雲本

唐柳公權元秘塔碑

唐初書學首重歐虞至於中葉盛稱顏柳兩家

皆以勁健爲宗柳更清瘦元秘塔故是誠懸極矜練之作此本與余所藏正同皆是有明内庫宋本除銜食外鋒鍔纖毫不失今石在關中雖猶如故然亦已甚頹矣碑文裴休所作休於禪理寂凝此獨侈陳大達恩遇文亦方幅尠義味而唐文粹收之殊不可曉

唐柳公權司馬公達帖

以篆籀法作行楷僅見誠懸此書把玩久之使

人有天際真人想僕論書法謂歐褚自隸来顏柳從篆出觀此尤信唐中葉書家首推顏柳顏書渾勁而柳較肅括矣學顏書須從柳入以其筆徑濯濯有跡可尋也

唐王居士磚塔銘

居士諱公字孝寬太原晉陽人蓋儒而佛者也以顯慶元年丙辰卒上官靈芝撰銘敬客書敬客名不顯於時然其書法特為瘦勁大類褚公

則知唐世能書人多不免為臣公掩耳敬氏之族罕知名者惟後魏有敬顯儁一人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車騎侯大有勳伐此敬客者豈即其子孫歟郃陽褚千峰言碑在梗梓谷向止存後半今已廢為柱礎矣此本猶完好可誦為吳中錢生鶴山所藏鶴山甚珍惜之客有以重貲購者靳勿與鶴山本貧士而苦愛如此即此碑之佳可知而鶴山之癖亦從可知

矣

唐李文墓志銘

此銘不著書撰人名氏就文特瘦削語不煩而意足與王居士磚塔銘同疑亦是上官靈芝撰書法瘦勁大淂褚公手意亦與磚塔銘同則知亦敬客所書二碑一在顯慶元年丙辰一在永徽二年辛亥相去不過五六年其時同其書又同則知的為敬客書無疑特當時未嘗下款而

敬客書名不著故知之者尠耳

唐白樂天書

右白傅寄元微之詩和明暢恍生態块然翾覺顏柳為拘信所謂散仙入聖者也白傅到杭州帖比於寄微之詩已覺大就規程然意思灑灑終不可繩以格律良由胸次高故了乏筆墨蹊徑也

唐李德裕與表弟書見竹雲本

唐李商隱書見竹雲本作書月賦

唐林緯乾書

唐林緯乾深慰帖宣和書譜所載止此而已今此本尚在人間爲越州汪氏所收余從其借觀留止旬月愛玩不舍因慫慂其以鴨綠江片石精刻之搨數十紙率被友人分取以去此本乃從墨跡摸取者自謂亦頗得筆意希世之寶不可再覯輙亦自珍惜之中郎虎賁尚有典型斯

之謂歟

唐僧懷素藏真律公三帖

米老論草書張顛以下但可懸之酒肆懷素稍加平淡時代壓之不能高古此藏真律公三帖於右軍具味雖不免稍漓然縱逸中猶有嚴緊意正自飛動可愛素師勝張顛只此些子

焯按竹雲定本分作二目而少此一段自當以虛舟本為正

汝帖唐初四家書見竹雲本

唐陸柬之書見竹雲本目多朝散大夫字

唐蕭瑀書見竹雲本

唐孫思邈書見竹雲本

唐僧懷仁蘭亭後序

董思白論聖教序為懷仁習右軍書果爾則此書蘭亭後序亦當與聖教相符乃今細檢此書曾無一筆同者則彼為集右軍書而此則懷仁

自運無疑也又況聖教序中字凡爲蘭亭所有者無不神合及書此序乃判若兩人蓋此爲懷仁本色書與集右軍者故應不同也思白好爲新奇可喜之論而不求其當恐後来耳食者震於其名或據以爲定故曰端而詳說之

唐狄仁傑書見竹雲本

唐張九齡告見竹雲本

唐李紳告見竹雲本

唐人雁塔題名

雁塔在今西安府南門外六里慈恩寺杜工部所謂高標跨蒼穹者是也貞觀間元奘自西域歸始於寺西建此塔久之頹圮長安中乃復更造按樊察題名序神龍以來進士登科皆錫燕曲江題名雁塔由是遂為故事會昌中宰相李德裕自以不由科第深嫉進士始罷晏集向之題名削除殆盡故所存獨詩人逸士與公卿貴

遊子弟爲多五季寺廢惟塔獨存僧人蓮芳葺
而新之沭塗壁之餘唐人題字不復可見元豐
中塔再火晝壁斷裂鄉人王正犿刻刮甃壁始
見題名數十重和戊戌大名柳瑊出使至秦始
命盡剗斷壁汲水滌之俗書盡去舊題宛然於
是所得十倍於昔曰命李知常知本精摸勒石
屬王正犿淮刻分爲十卷置塔之西南隅隨其
斷缺不復增一字改一筆於是一代奇蹟爛然

可觀康熙乙夘地震塔頂墜壓為數段今亡矣此搨吾友秦二南所收帋墨精古猶是明初所搨後有金人高有鄰師弟兩題元不花帖木兒一跋格韻卑弱遠不及唐人遠甚世運遷流今不逮古此可見矣

虛舟題跋卷八　原第十一

金壇王　澍箬林著
吳興溫　純一齋訂

五代楊凝式神仙起居注　見竹雲本

宋歐陽修瀧岡阡表

瀧岡阡表為六一集中第一等文字手書勒石越州胡仁濟令廬陵搨十本餉余書作行楷莊雅中雜流麗蓋文與書為兩絕也老友方靈皋

語余乳者敘汝而立於旁當是敘汝歐公為文多不使奇險字此蓋用離騷紉秋蘭以為佩比之曲禮負敘辟耳為較安也按碑文正作敘又宋姚寬西溪叢語亦有敘汝立旁之解還當以敘為正

宋蘇洵臨顧帖

老泉書存於世者止此八行圓靜無矜氣坡書雖出自魯公亦本家學芝草醴泉信有本原也

宋蘇軾廬山寶書真跡

東坡書此經在哲宗元祐三年按史公以元祐元年由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四年始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則元祐三年公正在京為翰林學士侍從之餘優游翰墨故得盡意為此書平生未嘗有也於時轍以中書舍人進戶部侍郎庭堅以集賢校理擢起居舍人公麟亦為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御史校法皆在

京師故交相倡和遂極一時之勝如此此卷明萬歷間蔵梁谿安氏董思白刻戲鴻帖借摸前數行及後四跋後遂不知所歸雍正庚戌梁谿林鶴聲復獲自吳中則卷前自肝神已上已失去六百三十一字并龍眠所畫經相亦都失去余以意追擬補書闕失臨成完本卷後龍眠子由兩跋董氏戲鴻所未刻者亦一字不遺至寶難遇稍一失手便恐此後不可復見故窮數日

之力用存大縣使千古墨寶不至盡行失墜是固末學後生之事也

宋蘇軾書心經楷跡

心經一卷乃米元章所譯坡公貶黃州時書比今行本不類文義亦不及今本繁簡之間高下斯別矣余見唐譯金剛經二種皆不及鳩摩羅什本高下亦正由此時公以元豐二年為小人中傷至捃拾其詩句以為誹謗幾擠之死賴曹

太后一言解之乃得貶黃州團練當是時公蓋多難畏事甚矣此書心經蓋即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之意也歟坡書豐腴此獨瘦勁未為大淂筆而雄古之意故在自是真墨後跋李之儀乃坡友李端叔也詞語隱約寂淂坡公之意

宋蘇軾黃州謝上表

右東坡黃州謝上表稿書秀潤天成深淂魯公門法張天隨與魯公爭坐書稿合裝成冊有以

也天隨多蓄古帖而酷喜拙書既為題後已念
此藁之不多見特臨一本藏之

宋蘇軾跋吳道子畫

此東坡跋吳道子天龍八部圖真跡也道子此
卷七八年前曾於京師見之屬吾友沈凡民模
得一部使盡氣力不能及其萬一信此卷為希
世之寶神絕之品也卷後宋元題跋凡百餘蘇
黃諸巨公皆有之東坡此跋居首東坡書出魯

公此獨規模褚中令作展卷竟不似東坡書玩味久之妙乃愈出直是以中令筆妙運晉人風格此亦東坡平生第一妙蹟與道子卷信稱兩絕者也

宋蘇轍書

頻濱書大似乃兄而特加秀潤惜世所流傳者尠耳然觀此兩帖流風遺韻亦槪可想見矣

宋黄庭堅袁齊廟碑

山谷此碑出自褚中令幺已開徽廟瘦金之先世人見此書未有信其為山谷者古人伎倆不可意度類如此

宋米芾西園雅集記

米老特自蘄固其小楷惟題跋古名蹟閒用一兩字此西園雅集記乃其平生意到之作前有蘭亭後有西園兩會皆天運所開千古無匹者也顧蘭亭有定武西園獨少佳刻董宗伯戲鴻

帖中僅存形似全乏神采家儼齋大農續刻一本亦不過上下床之間余以康熙庚寅春得此本於淮陰市刻既精良搨復古雅此西園之定武本也西園為米老第一作此本為西園第一刻方之董王兩本直在百尺樓頭矣故特著之以為諸本之冠

西園墨蹟向藏武進唐雲客家以棗木板刻之刻成後甫拓二十七紙遂并墨蹟為泰興季氏

購去携入京師有力者豪奪之竟失所在余從老友唐若營覔得此紙乃二十七紙之一緣是木本尚不免刀斧痕跡然已遠過戲鴻十倍矣念不可多得爰付孫龍裝池以麗古拓之後得雲客本不數日若營唐丈欣然來云覔得當年雙勾正本且曰何不以勒諸石故當遠勝吾家所刻余念西園既尠佳本遂屬朱典六精撫特自隸刻歸諸吾友許太學弃晉此紙乃余所

手搨者以宣德黃牋小華山人通天香墨鐔蠟六十餘次乃就古香滿紙南渡後無此佳搨也余既以唐氏雙勾本重勒諸石刻成後特自喜以為世更無第二本莊太學配昌云吾家舊有一石得自鄒道鄉先臣祠中與此正同急取視之刻端石上風力果毛髮不減康熙六十年配昌以貪故携來京師售諸樂醫氏今南中惟許氏本巍然魯靈光矣

余得西園佳搨凡臨一百六十九本無一存者獨唐大若營所臨經二十年猶存行篋唐文忠孝之性出自天然作人有邊幅無片字苟且此書古澹寬柔可想見其為人去歲已老去不復更得遂裝於後以示不朽

余少時愛臨米老西園雅集每臨一卷必記數目二十年來大小凡一百七十四本康熙五十五年秋忽患赤眼連綿七八年曾無間斷以為

從此以後此生殆不復能書雍正四年四月請假還里杜門息關塵事都廢於是兩眸復明不用眼鏡竟能作如許小字試以眼鏡書之轉覺目光不定今日興到臨此一本迴視昔年所臨曾無少異然眼疾雖瘳而老狀日至疾病纏綿有加無已正恐此以後并大字亦不復能書須視此本不得不倍加愛惜矣

此余二十年前書於淮陰曲江樓於時得諸河

南雁塔聖教舊本盡日臨寫不輟於手乃恍然有契知米書之出自褚遂以褚法書此本書成為吾友沈凡民持去雍正五年秋凡民以余年老目昏此生不復能書仍以見還再見之餘欣同隔世以宣德鏡光牋臨十七帖一卷酬之凡民遂名其卷為換書帖屬余題識以鳴一時交契之勝凡民苦愛拙書雖斷簡殘墨亦收之不忍棄此紙尤所心賞乃肯割以還余交契如凡

民今之古人也

宋米芾顏魯公碑陰

此碑吳興掌故錄及歸安邑志皆云在湖州府學蓋公嘗刺湖州故湖州宜有碑米元章遊吳興適睹郡人新公之祠曰得拜公之象而作是碑然吾友裘思芹為歸安令徧訪湖州並無此碑郃陽褚千峰云碑在今山東顏廟魯公為顏氏巨擘顏廟固應有碑然元章記必非妄語意

當時湖州亦有一石而不知毀自何年耳
魯公之死希烈盧杞實主此議論者皆深罪杞
此衆人愛魯公之意則可若論大義即非盧杞
自必遣魯公當時逐臣公忠無若公者杞對德
宗之言雖是小人害正然執議侃侃自是正論
無論渭反與不反其不辱命一也衆人但知愛
公而不知公意正不如此故聞命即行既飲且
躍上梁跳擲非輕也素位之理安其所當行便

無入不得公於此時行乎患難而意實安之故遇險如夷而處之若素耳吾嘗論境無險易惟義所在義之所安雖險亦易無死生一也欲擇意所適雖易亦險亾無死生一也然則險易之間當何如曰視乎所擇

焯按此跋共有四條二條已見竹雲本

宋米芾蜀素卷真跡見竹雲本

宋米芾臨蘭亭見竹雲本

宋御府蘭亭藏本

宋理宗御府所藏禊帖百十七種其丙集之七云古嚳斵石即此本也元初在淞江陸氏不知何時散落人間此雖嘗鼎之一臠然領其至味實已足矣蔡壽老史從錢生鶴山借觀踰三月乃還去

宋米芾露筋碑

露筋廟在高郵湖壖余嘗舟過其下瞻拜祠宇

欲求米老露筋之碑邈不可得甚以爲悵久欲更書一通屬老友喬务夫補刻祠中而未果丁未五月五日苦雨不休聊復臨此遣悶筆之所如與興意會不覺神似豈米老有知欲王生於數百載後補其闕略耶他日重過高郵定當勒諸石以果此緣也

宋米芾拜中岳命詩

此老米玩世不恭之作如簡兮之伶人用志良

苦始云龍蛇與衆俱既云重緘議法口意可見矣或以此識其識趣凡猥恐非能知米老者

宋米芾燕然山銘

余少時愛學米老燕然山銘再四臨摹總不能似輙裂碎燒之雍正二年春闈 王師大破青海喜而欲狂乘興臨之乃遂大似

宋米芾雜帖

右米海嶽臨張伯英及右軍父子墨蹟老友蔣

丞潭從秦中精摸以來海嶽書法縱逸獨臨古人乃極謹細如此能事信未可易測也 臨古帖

新淶帖墨跡明季在吳太學用卿家刻餘清帖中目為大令書非也此米老臨大令耳觀古人者當具隻眼 臨大令新淶帖

此亦米老書虎兒遂目以為晉臣溫交欺耳董宗伯竟仍之莀率可笑今改正 臨桓溫燥旱帖

右天臨殿記以下三種皆米老墨蹟長白卞令

之少司寇所藏司寇甚珍重之司寇殁妙蹟淪落遂屬葉芳杜問售及從芳杜索觀則已被豪家買去悵悒不已此紙乃從卞氏刻本所臨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故當倍為愛護也天記臨啟

黃玉帖墨蹟有明神熹開為吾宗損庵先生所藏刻鬱岡帖中末行四字乃損庵書謂此帖非米老守潤時筆也刻本皆目為米老書誤矣黃玉帖

米老珊瑚帖真蹟於商邱宋氏見之中畫珊瑚一枝有座座下書玉座二小字奇跡也珊瑚帖米老論草書以為不入晉人格轍從成下品及其所自運終不得右軍鼻息只緣結習太巧在草書

宋高宗臨蘭亭見竹雲本

宋米友仁書

五帖皆虎兒書偽為米老者曹之格不能識別

竟雜入米老帖中此寶晉齋所以為宋刻㝡下也第十卷尤惡劣

宋岳飛書

少保身繫宋國安危乃心王事一刻不忘如此千載已下見其遺翰尚欲齋咨涕泗況當日手閒有精粮帖小楷精妙大類魯公惜不得見之

宋蔡卞書

矢正書法齊名乃兄而韻度為勝米重臺極推

仰之此春初帖尤淵雅可愛余此本亦從墨蹟上臨耴也

宋張即之書

樗寮書金經墨蹟余凡見兩本一為安書一為妻書此則為其父書者乃新安許文穆公家物也樗寮書出河南叅用可大而能自出新意不受兩公規繩故卓然克自立家是為黄米諸公後勁

余絕愛樗寮書筆力秀挺能於黃米諸公外別建旗鼓金人最愛重其書嘗為寫大金國牓宋人怪之曰金必大火已而果然其神通如此

宋張南軒荔枝帖墨蹟

宋史本傳孝宗淳熙初以栻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此帖蓋即是時書時先生所統二十五郡荒殘多盜宜無復閒心細響作此韻事而斷斷於致荔子之難且多如此蓋緣先生撫

馭有方蠻酋畏威懐德無不帖服故處之善無得以餘閒與客飽餐荔子也廣南西路即今廣西靜江乃先生駐所增城隸廣東去靜江二千許里周循守屬林增城以八百顆遠致先生無一損者故喜而作咨如此弘蘧張太史斤斤致疑猶是考之未確也此帖書法淵潤脉墨精古且圖記絫絫流傳有緒的爲真跡無疑

宋游丞相藏蘭亭三種見竹雲本

宋賈秋壑玉枕蘭亭

太平清話載賈秋壑得定武蘭亭使廖瑩中以燈影縮成小字令工王用和以靈壁石刻之經年乃就酬以武爵今石高五寸濶九寸厚三分色青黑遠望如墨叩之琅琅有聲傍微缺內會犀石帶流五字劉損蓋是當時用定武五字損本上石者背有右軍像明末在陳盟生家康熙壬子秋為閩中蕭長源給諫所得時耿逆方鎮

閣欲取之蕭蘄固不與浚耿反蕭遂遇害其子靜君金壇虞氏智也攜此石來逃性命守之令尚在也余以宣德箋窮日之力精搨一本以為梳秘而書其源流淂失之詳以示來者使知古物之可貴而匹夫懷璧亦不可不深以為戒也賈秋壑為宋奸臣偏愛風雅所刻有于闐碧玉十三行及玉梳蘭亭二種 十三行向為浙中翁蘿軒學使所藏今聞已入 內府獨蘭亭尚

在人間余從山陰楊可師處索得一本後又得一舊搨皆極剥蝕而蘭亭至今如新除鐫損五字外略無玷缺玉不如石正猶小人之勝君子豈以此二石為賢似道物固宜爾乎然則小人之流澤信烈矣哉

以右軍大令之豪翰乃為奸人所賞汙蔑已甚故于丈象明有詩云玉板蘭亭自一奇荔枝曾辱玉環知木棉若向癡人說打碎花前理亦宜

蓋惜之也然以廖瑩中燈火餘光尚能數百年作權奸氣色人之精神亦何所不之乎

元趙子昂篆書酒德頌真蹟

篆法自斯喜之後歷數百年而振於唐至李少溫不獨冠絕唐代自宋以來又數百年莫有繼者中間雖郭忠恕僧夢英亦能步趨然各帶習氣無古人神駿之意獨趙吳興復振起於宋末喪亂之餘淵雅駿峭比其行楷尤為殊絕直可

上追斯喜下比少温而真跡流傳絶少以余所見惟杭州福神觀碑松江寶雲寺碑宜興無上帝師碑三篆須及李龍眠免胄見虜後一跋而已此酒德頌見自錫山後雖無子昂款然知的是子昂筆非忠恕夢英輩所能到昔人稱李少温以蟲蝕鳥跡象其形風行雨集象其勢太阿龍泉象其利嵩高華嶽象其峻此亦足以當之自婉筆戰腕弱莫能及其萬一獨顔學步殊為

悚仄耳

元趙孟頫大道歌篆書

雍正壬子見趙吳興篆書三種一酒德頌二太白登東嶽詩三大道歌前兩跡都無款獨此乃下款耳而此尤神駿可喜直欲打破二李舊格為篆學另開門戸信是奇絶之作三種余皆臨之此尤當意篆學自李丞相後一振於少温再振於子昂自子昂後又四百年矣轉眼来學無

能繼者余老矣觀此絶跡能不汗顏

元趙孟頫書小楷洪範真蹟

子昂以有宋宗臣失身事元可謂悖矣而書洪範意蓋以箕子自况也夫箕子身抱絶學失武王不陳即將墜於地而不可復續然且佯狂受辱待武王虛己下訪而後陳說不然寧抱道以死爾此則箕子之本志也故有聖人之抱負則可如孔子之欲往公山欲往 佛肸與箕子之陳

洪範皆抱旋乾轉坤作略往即化矣而子路猶且非之故不能有箕孔之道當守子路不悅之志子路之不悅正也箕子之陳說孔子之欲往權也子昂無箕孔之抱負而蒙面易心託言權變竟欲以箕子自比是失身之中又增一文過之罪矣後世以其楷法之佳而不忍斥去節取何所不可李斯之篆法至今重之謂以此而宥其亡秦之罪乎子昂書法自佳身自失節當

分別觀之不可牽此蓋彼也

元趙孟頫井上蘭亭

書至蘇米四家晉唐遺法抉破盡矣趙王孫子昂始爲振其墜緒而於蘭亭得之尤深每臨一卷不惟妙處維肖并其行款亦復纖毫不失獨此卷全用我法風格清迥不欲滚存右軍一筆宜其獨寂他書也雍正六年夏四月周太學大階從井上得之昔東陽頫上皆得自井中此復

異時同轍信奇遘也

元人墨蹟

書法由唐入宋魏晉風流漸就澌薄至趙子昂始力振之自子昂興而世間作字人無有無趙法者矣卷中鮮于伯機饒介之非不欲各自立家而子昂手意宛然具在周景遠為子昂知舊尤為全體呈露唯虞伯生天真爛然無復摹擬之跡然其氣息亦時時有之蓋非直有元一代

皆被子昂牢籠明時中葉以上猶未能擺脫文氏父子仍不免在其彀中也至董思白始盡翻窠臼自闢新規然百餘年来又被董氏牢籠矣

元僧元浩金書法華經

雍正五年吾友汪子青渠以重貲購得元僧元浩金書妙法蓮華經一部凡七卷每卷前各有朱瑶泥金經相珎比球圖按元浩受知於普應國師中峰本公工書法曾及趙文敏之門與福

源石室江左雪廬相倡和朱瑤學畫於孤雲處士而妙過其師嘗作紫霞龍宮翠蓮神關二圖十年乃就元末兵亂瑤抱二圖登樓賊望見樓中虹氣貫月大怖而去楊鐵崖名其樓曰虹月樓今此經既兼兩人之絕且爲芳金厚開卷目驚青渠韋好蔵之他日舊雨書堂望氣者見虹光燭天知必是經之所在也

元高房山雲山圖

往見高彥敬畫絹素後數金作襯故雲山出絹素外奕奕有神采古人用力精深雖細不苟乃如此今人率爾點筆豈有到處此雲山巨軸緣用帋素故無事數金而山光樹色騰突生態其數金在筆墨中故也元王侍御士點載彥敬尚書時奏記語云子不得證父婦不得證夫奴不得訐主以此作數金直厚十重在

焯按向嘗見吾友沈荼舟論畫謂周瑀作墨

龍以金屑塗絹背令正面金光璨爛此宜眩耀俗目之為不足尚也夫墨龍且不可況於山水乎高房山作雲山特仿米氏法耳從無敷金絹後之論蓋虛舟賞鑒於畫獨淺故得為邪說所動閱者勿認為實有是事也

明文徵明隸書千文

文待詔隸書金壽門謂其源出自蔡邕而效法顧戒奢顧戒奢書寡陋者未之或見中郎鴻都

石經嘗見數百字未見有一毫似處余謂待詔
此書專師鍾繇勸進受禪二表而兼取歐陽詢
房彥謙碑蓋自曾氏纂漢後書法便截然分今
古無復漢人高古肅穆之風猶羲之書蘭亭破
壞秦漢渾古風格為後世姸媚者開前路此昌
黎譏右軍謂羲之俗書騁姿媚也要之風會自
然作者所不能自主者也此書筆力斬絕溪滑
元常遺意米元章稱歐陽率更為真到內史此

書真不娓此語待詔爲蘇全法唐人此吏軼而上之直到鍾太尉地步壽門稱爲待詔第一隸書不虛也

明祝允明蘭亭并文徵明圖

平生見祝京兆書凡數十百卷莫有同者蓋書到熟來無心於變自然觸手盡變者也吾嘗論有明一代書法祝京兆變化不拘董宗伯天才超軼二公於三百年來足可籠罩然京兆雖能

盡變而骨韻未清宗伯骨韻雖清而又未能盡
變論才三代以下要當各取所長正不必過為
求備之論也余藏京兆書凡三卷一竹隱記二
臨老米天馬賦各能別裁規格不自蹈襲此卷
乃余雍正五年冬所得自昭明文選樓下者風
神朗暢比於前二卷格韻又別意其為此書時
胸中不欲復存右軍一筆故能脫盡骨肉自見
清淨法身真為右軍孟嗣視世之規規摹仿但

髴形貌者相去何啻千里

爲蘭亭圖者不難於崇山峻嶺茂林脩竹獨能傳出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之意乃佳待詔此圖用意閑遠能使繁者簡實者虛恍如親見當年遊目騁懷嘯咏自得一段和朗恍暢意象待詔自謂此圖原本文敏竊謂文敏蒙面事元胸次姘婀本領全繆豈如待詔喬柯千仞挺特不撓爲得右軍眞風格哉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於戲

信矣

明祝允明小行楷

祝京兆為李范菴女夫徐天全外孫二公書學皆一時魁傑京兆承藉既異工力復深故其為書涵泓渟滀無所不有吾嘗論其書自趙吳興以来二百餘年至此乃始一變雖以文待詔之秀勁猶循吳興故轍未如祝京兆獨挺流俗較然自名一家也然京兆雖能自拔而風骨未清

往往多帶俗韻故其狂草多見賞於俗子而不免沿門擉黑之目此册即書其舅氏題跋故用筆矜慎無復平時豪縱宿習寄語歸安令此新建袁氏所藏京兆第一幸好收之勿被蕭郎賺取也

明祝允明家訓楷書

自李龍眠偽為鍾太傅薦季直表開後人晝縮簡便陋習不知者目為古雅實則無復太傅幽

後之趣此賀捷表所以為太傅第一絕跡非右軍所能攀仰也枝山書學骨韻未清但以己意變化襲古人僞跡遽目為太傅實則未窺真贋也且其文字在當時以為古雅在古人實是惡道唯第六條純白無俗氣語亦頗有警發為可誦耳

明董其昌臨黃庭內景經

楊義和黃素黃庭真蹟前明神廟間藏吳郡韓

敬堂宗伯家當董思翁及家楨庵為庶常時敬堂主教習館課之餘屢出相示楨庵從其借摹入石勒之鬱岡齋中今第二卷是也此冊為思翁所臨蓋其庶常時筆沉雄後腴雖不逮其後来而風神韶令的是思翁本色然非具隻眼人鮮有知者也後失去五頁為敬堂之子逢禧補完昔趙吳興臨黃庭内景後亦失去一百九十四字為俞紫芝所補與此正相類亦異數也余

以甲午上巳獲黄素真蹟於燕市容巢葉君亦於是日得思翁臨本既葦神跡之各有所歸而又歎兩美之不可復合豈有數存乎其閒耶